金壘子

[illegible]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二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興大事在膽。弘大業在量。先主初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與帝舅董承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誅操先主未發偶辱曹操英雄之顧先主方食頓失七筯此其膽不足張也。既入益州攻劉璋

所向輒克便於涪大會置酒作樂怒龐統之諫且以武王自荅此其量不足受也君子曰漢之卒不能兼吳魏復高祖光武舊物天也亦先王之器有所局哉

孔明有王佐材而隴首抒志迺自比於管樂亮見化洞徹逆自涯其所至也毋殊天下形勢于胸中矣或曰孔明少游學獨觀大畧輔相日手寫申韓書道固弗淵於伊呂也

曹操爲兗州以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劫諶母及妻

子。詭遂逸去。及呂布破操生得詭。衆爲懼操曰。夫人孝於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馬超與關中諸將十部俱反曹操西征超等戰敗。遂奔涼州。操收滅超家屬。超奔漢中。張魯以爲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故孝於其親。則雖仇讐願得以爲臣。曹操之於畢諶是也。不愛其親。則雖盜賊不願以爲增。張魯之於馬超是也

先主定益州。拜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

關羽性矜傲上人

與諸葛亮問超人材誰比亮知羽護前乃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類逸群也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及先主爲漢中王欲用黃忠爲後將軍拜羽前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使領同列馬張在上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當解之及遣費詩就拜羽羽怒不受拜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詩再三勸諭乃大感悟遽即受拜羽性矜

孔明廻心宗室之冑

廿三

攸上人類若此大廈非一木所支太平非一士之畧而羽廻必欲材名爵位無一人我匹者誰能共功乎

諺有云乱驥麼霄不紲豢龍之轡鳳鳴瑶林不屈伶倫之籠蹄涔不足以濯神鬚翥蒼不足以翔雲翮也固夫三國志張子布嘗薦孔明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余以爲權之雄畧豈其不能盡亮正亮不樂爲權盡耳方能卧南陽鳳覽海内閲成

敗之勢。睹逆順之分。則廻心於帝室之冑矣。顧睬仲謀。區區藉父兄之威。苟牟中國之多事。割據江東。盖盜而竊者。華歆王朗且猶羞之。而足以枉孔明乎。余謂當是時。孔明固未嘗肯為仲謀一出。并特不肯留也。抱朴子。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僇。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願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操盖庻幾知孔明矣。操知不可得用孔明而不殺何也。不敢殺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名。操殺禰

衡借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路粹。故操自以殺文舉有名。殺正平無跡。若手殺孔明而口實於天下之士。操所不爲。故曰不敢殺也。世擬三國人材。以武侯司馬仲達埒。晉書懿以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使人夜往刺之。及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夫操閒者釋然能容孔明矣。而不能容一仲達何也。操知孔明之不可得而用。又不可得而殺而知懿之可以富貴動。威

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用賢者勝

昭烈馮几之言

武屈也操自度能用仲達而不能用孔明故能容
孔明而不能容仲達也
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任賢者
勝范蠡之於伍子胥也田單之於樂毅也白起之
於廉頗也王翦之於李牧也韋孝寬之於斛律光
也主有任有不任也諸葛孔明之於司馬懿也皆
任也故功不能獨成焉
或曰昭烈馮几之言孔明涕泣之對君臣之間生死
之際其猶有不盡諒者耶陳子曰大哉先主之君

以非三代下者也夫末也何足以知之或曰何也
曰先主知有祖之讐可復而已不復知有其子孫
孔明知有君之嗣可輔而已不復知有其賢夫先
主有堯舜之心之大焉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

孫策將薨謂張昭曰若仲謀不能任事者卿自取之
漢先主臨殂謂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若不
可輔君可自取兩事先後一時指歸同異曰劉禪
闇弱知子如父昭烈君臣諒劉父子志誅漢賊彼
猶此也子不可輔勢當輸敵堯舜禪讓理有變通

後主庶幾文帝之風

策之量。弟明若觀火。保安江東。自謂弗如。而況子布。豈情言乎

申屠嘉欲殺鄧通。文帝使通詣嘉。久乃爲通請之。姜維惡黃皓恣擅。欲後主殺之。後主亦敕皓詣維謝。後主能詘所愛以信大臣之節。庶幾文帝之風乎。然通之詣嘉。使通有不可免之懼。此爲政在大臣。文帝之所以爲賢也。皓之詣維。使維有不可免之懼。此爲權歸奄豎。此後主之惑也皓詣維維因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禍

荀文若才似子房

蘇文忠嘗稱荀文若才似子房道似伯夷夫擬人者必於其倫知人者必論其世伯夷且不欲殷之爲周况漢魏之際乎才似子房或庶幾焉然子房之才能用之於高祖又能用高祖以爲韓滅秦功成而無迹迄免於患或祖父皆仕漢叔爽台司身爲列侯平生心術事業乃無一不在魏有才而不善用之夫小有材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張掖[illegible]石負圖

魏明帝青龍四年張掖郡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如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又有玉匣開蓋於

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玉璜一。及八卦列宿孛慧之象。又有麒麟在東。鳳凰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列西方有字曰大討曹。詔書頒天下以為嘉瑞。鉅鹿張鋒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今漢久亡。魏以得之。何所追為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按涌石負圖。文曰大討曹。國姓也。且曰魏祥。雖其主闇臣諛。不至此。是時司馬氏顧政久。蓄異志。欲乘此明告天意遷化天下之耳。目。魏亡晉興。卽司馬氏當為符瑞。非必明著瑞應

端爲司馬氏也。自茅思此事而閭巷傳訛。澒洞流轉。盡度麟鳳龜虎八卦列宿。一切諸象。直以牛繼馬。傳會其說。沈約者淺妄人也。輕信謏聞。鐫求叢殺風。因撰宋書。遂明著之曰。晉宣帝深忌牛氏。嘗欲鴆殺其將牛金。其後瑯琊恭王覲妃譙國夏侯氏。與小吏牛氏通。遂生厥。冒姓司馬。是爲元帝。而魏收作魏書因之。迺又以小吏牛氏爲牛金。而不知牛金已前此數十年。爲何懿所殺。初五胡紛亂。割據中原。雖更帝迭王。建稱名號。猶自以晉經事

晉。其子孫雖偏立江東。嘗以為帝王曆數相承正統之國。傳至齊梁。而東魏高歡猶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之語。然私心甚不願也。魏收既魏人。欲尊其國。潛移正統。自得紛此說。遂張而大之。蓋曰司馬氏傳天下於魏。我祖所經事。馬牛不相及。自江東之晉巳絕裔於河内。况歷宋齊梁。更何焉者而顧欲以一隅數州定地。抗衡中國。故其書每及晉事。雖惠懷之昏弱亂亡。猶書某帝。至元帝則直曰司馬叡

又曰僭晉與竇李雄同傳且曰司馬叡之帝江表竊魁師之名無君長之實躡天踏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夫僭之李雄既非竊僭之孫皓則不正收且自以正統有歸矣然帝王正統當上之天命驗之人心直付之天下後世之公論豈小臣執筆私以其意所能予奪而唐元澹行冲者拓跋氏之世也又著論曰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後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惟此可以當之澹移正統於魏顧子

孫欲誇大其姓。然猶徒憑合傳會於名字。筆之於一家之言。而收輒誣攀人於胎系之間。且今著之國史。昔日黎氏謂爲史者不有天禍。則有人刑。史亦何罪於天人。而交罹之君是烈也。若收者何意詆欺譏空据撥。至於無事而黜人之家室。以陰黜其宗。欲以一人之私。而罔誣於萬世。則其冥時殺身殄族之報。君子且猶以爲薄乎云爾

直書何以序法戒於後世

班固漢人。著漢書。其紀高帝。方帝爲沛公。書沛公。爲漢王。書漢王。至即帝位。乃稱上。蓋綜其實云。晉書

帝紀。自宣景文武帝。畧各叙懿師昭以著其纂跡之所由起。今廼首立高景文三帝紀。三帝號皆武帝纂後所追上也。顧懿自漢建安中。師昭當魏景初中。已悉以帝書。盖其始出於晉史臣之佞筆。而唐諸臣脩之仍而不改。可謂謬史矣。中間書關羽則曰賊。書姜維則曰寇。曹爽何晏鄧颺丁謐。謀去天子之戚。以疆帝室。而書無君。書圖危社稷。書旻及畢軌李勝桓範皆書黨。其死曰誅。書令狐愚王凌曰貳。書毋丘儉文欽諸葛誕之起義。則皆曰作亂。夫史

誅亂臣作也。乃誅忠臣乎。將何以存法戒於後世
哉

魏武豢狼以遺世患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三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閲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晉書宣帝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

怖懼而就職論曰懿之不樂為操用豈薄操耶及時移世易趣復躬為操呂世之下稱國賊者曰操懿云軒輊焉嗟夫人豈有常也哉初魏武聞懿有狼顧相欲驗之趣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豫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夫以犁武之猜也中夜逆旅之與鄰聲而闢其家藏焉何有於司馬懿且知懿非人臣相既見之矣謂其狼也而豢以遺世患何哉蓋魏武既甚愛懿之才而又患莫

司馬昭不君一字虛美以示讓

一舉之爲梗也。方姑試用之。以俟其成功。抑亦謂其才不足以制之也。豈知二方未靖而才之不足以盡懿世耶。凡此皆天意。雖聰之多知。不得而與焉耳

晉禮書志云。五經通義以爲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此不易之論也。魏初謚司馬懿文侯。司馬師武侯。司馬昭上言。以爲與二祖謚同。於是改謚懿宣文。師忠武。眞奸臣哉。懿師昭父子。且弑帝殺后。廢廢遂簒曹氏之天下而敘之位。乃欲

阮籍被後人刻畫太過

不居於一字之虛美以示推讓可乎。夫君臣之間不可以毫髮借差者名與分也。至德美則固相宣耳。未聞舜禹避堯舜使獨爲聖人。湯武避桀紂遂不敢爲聖人也

阮籍被後人刻畫太過。加以藻繢。將比美於中散。余以爲此非知阮籍也。士君子立身應世。與其大節。出處去就而已。當魏末天下將亂。炳幾守介之士。自可不出。不得已而出。尤宜審其邪正逆順以致去就之決。且夫亂魏者非司馬氏父子兄弟耶。三

世擅政廢君弑主其處心積慮成於篡也天下行道之人而了其胸腹矣嗣宗方是時閉戶讀書累月不出登山臨水經日忘返太尉蔣濟辟則辭病大將軍曹爽召則告疾予以為固且畢志東皐之耕襲跡西山之蹈也已而司馬懿為太傅則為太傅從事中郎司馬師為大司馬則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及司馬昭為大將軍則又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雖一嘗請相東平旬日輒返再為步兵恒游府內至乃朝燕必預諧諢見親棲依牢圈之中嚅唲

掌股之上。計以爲天下能富貴我者。司馬氏而已矣。斯豈復大丈夫所爲哉。凡奸雄簒逆。必以其漸。曹操在漢室。有成跡焉。劉裕將簒晉。亦先使王弘諷朝廷更加九錫。九錫雖人臣得爲。然過是非常且王莫酧矣。文士以刀筆贊奸。甚於武夫以干戈佐逆。是以崔琰發憤於楊訓之表草。王彪之致譏於袁弘之錫文。而嗣宗方魏公卿以九錫勸進司馬昭。籍腹藁於沉醉之中。見謂遺忘手筆於趣就之時。吝無改竄。賈勇於清壯之詞。納忠於簒逆之

謀卒前死於魏景元之四年假少須臾毋死則建炎革命禪受之詔且復出諸其儀中矣

阮籍有用世志非飄然孤表於塵埃者也其登廣武睹楚漢戰處辨歎長吁登虎牢山望京邑而嘆息斯呈其本趣嘗拜東平相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其設施畧可覩矣此豈俗吏拘拘齪齪者哉屬魏晉之亂酷害名流籍乃遂逃禮法而一洞於酒以此全其真而游於世傳云大人先生謂世之君子守禮法以竊鄉國

之譽高欲圖三公下欲牧九州而不免於害辟之群虱處褌中以深縫敗絮爲吉宅炎丘火流焦邑滅都處褌中而不能出也以譏夫貪戀名位固而不知解者豈直白眼對禮法之士而已哉然君子處世所以全身遠害固自有術若孔子孟子皆名高於日月行危乎喬岳而春秋戰國莫之毀也籍欲免世之亂乎自治可矣天傾地險有禮可以自箝又何必一擻而毀之以游於方之外而後爲出於炎丘也哉不吏不隱不儒不豪至於縱情蕩檢

毀行遨閑當壚醉臥穢於展禽之嫗女圍棋決賭狂於原壞之登木無近名之善而惡已近刑有喪世之心而還復喪道此何以稱焉

水經注陳留阮蘭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矣阮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然世更有耽於是者阮籍母臨終籍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是也籍恬毋之急死生之際晏如平時史稱其至孝可乎又稱籍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斗及將葬食

百姓有訟官長諸

一蒸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為至孝之實余謂是子本無天性籍酒行之舉聲一號殆麵酒狂吐血數升復是酒病何孝之有

劉惔為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嘆曰夫居下訕上此敝道也若雖不若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不問予謂此固一義也然宿惡吏於疲民之上使逞其欲而莫之告其可乎

漢楊彪以魏黃初四年受拜光祿大夫時年八十三又二年死魏王祥以晉太始元年為太保時年八十又五年死宋王現以齊建元元年領王師加侍中時年八十一又三年死周竇熾以隋開皇元年拜太傅時年七十五又五年死四人俛首反面迎死也死可免哉等死遲百年亦死況數年乎乃以壞其一生惜哉漢龔勝曰吾受漢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晉宰勉之言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達矣

四公不及也

王祥事魏轉太尉加侍中封睢陵侯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馮道歸晉　太師奉朝請周兵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

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王祥不拜司馬炎馮道受郭威之拜以苟顗視王祥則祥難以王祥視馮道道尤難然究竟道一王祥祥又一顗也彼餘人但知貪富貴刼威趨勢以奔走蒲伏爲恭耳祥與道老奸恃其夙望不相加偪亦適知新天子立國且以意表行事姑示之無訕以徼重於新朝耳可謂奸人之雄矣與時爲晉太保周太師前日持不拜之節安在哉

擬題 之大莫尚於氣節心術

觀人之大莫尚於氣節心術而氣節尤本於心術何則有誠與僞也誠則安且久僞則矯而日見其敗矣昔汲黯不拜衛青而王祥亦不拜司馬昭司馬昭之權尤過於衛青而世不以王祥之質直賢於汲黯馬援受梁松之拜馮道亦受郭威之拜郭威之勢尤重於梁松而世不以馮道之忠正優於馬援何則以誠與僞之判也

王裒行介不交於世

王裒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爲裒刈麥者裒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按裒以此

行其介而不交於世然亦固矣道之行也使民有無相均勞佚相濟貧不必藏於己也力不必爲己也此大同之俗也况少事長徒子事其師乎君子苟以禮處諸生雖受其佐可矣又哀門人爲本縣所役求哀爲屬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哀遁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

放遣諸生。一縣以爲耻。按役及諸生。縣大夫之故也。諸生之往役。義也。裒之往見。不義也。或曰裒自送別諸生。非往見也。曰一諸生行。何至送以千餘人。且必令見乎裒也。不屬之以言。而切之以名。盖甚乎爾也。君子曰隋文中子居家。鄉人有水土之役。則操畚鍤以往。曰吾未嘗從大夫後也。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稷屩。垂鈎以自怡。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偉元以二子之誼勉諸生。不亦可乎

方孔門原祭

余觀王偁元傳葢以方孔門原祭焉葢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而哀攀栢號悲蓼莪輟講其以情居父母之哀一也葢避難而行不徑不竇而哀當京洛傾覆盜賊蜂起守戀墳隴爲賊所害葢亦不可不謂之愚矣夫孔子嘗微服而過宋何徑竇而不由乎以其爲東西南北之人也識其母墳封之崇四尺何墳壠而弗去乎

王裒不仕晉

語類朱子云王儀爲司馬昭軍師殺之雖無辜裒仕晉猶有可說而裒不仕廼過於厚者稽康魏臣而

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蓋事讐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予謂朱子之論嵇紹當矣謂王偉元過於厚似亦未是魏在而王儀爲司馬昭軍師豈晉臣耶卽使儀嘗臣晉以非辜殺之裒毋爲伍員可矣晃而立其朝非也他篇有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乎朱子曰不可也曾孫如之何曰世數漸遠終亦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予

謂此定論也

記居父母之讎如之何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居昆弟之讎如之何蓋仕焉而弗與之共國

魏嵇康情繫于王室為司馬昭所忌見殺而其子紹且仕晉是君其父讎可乎夫紹也根性由天議道自己亦何山公之諮哉濤為人臣蹈難而改節為人子怙寵而奪情豈足以語於忠孝之理者雖紹父臨絕之命以山公為託紹要以無違禮為孝可耳吉茂之兄黄為長陵令自以司徒起温故吏温

嵇紹
忘奏
父讐

死違科弃妻爲鍾繇所收伏法死茂時爲白衣以兄追義而死慫怒不肯哭及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而茂就之夫以故吏違科奔其主喪過也繇科之可也而殺之甚也藉曰國法也獨不得爲舉義之士以死轉乎夫茂也不欲以法讐繇可也致身有術亦何必自繇舉哉始奮慫以忘哀終眝恩而忘慫君子謂茂所以居兄弟之讐未也

嵇康爲晉文帝所殺子紹以父得罪請居私門山濤啟武帝以父子罪不相及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

詔徵拜秘書丞積官至侍中後蕩陰之役王師敗績紹以身捍衛惠帝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沈勁父充與王敦構逆及敗而逃爲故將吳儒所殺勁匿得免竟殺吳儒以報父讐嘗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遷鎮洛陽疏薦勁清操著於鄉邦父充雖得罪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乞令勁參其府事共濟艱難詔聽之胡之尋以疾解職慕容恪侵逼山陵陳祐代胡之守洛陽勁自表求配祐

效力。因補祐冠軍長史。祐畏賊衆糧盡。僞救許昌率衆而東。留勁以五伯人守城。勁志欲致命。忻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遇害。兩人並見忠義傳。其死事一也。君子謂紹忠以奉父讐。勁忠以雪父耻

晉隱逸范粲

晉書隱逸傳。范粲高亮正直。仕魏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臣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以太

晉武權從漢武之制

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者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長子尙性好學不倦父黎陽狂不言因與二弟並棄學絕人事侍疾家庭至黎沒足不出邑里嘗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淸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援明夷之世能艱以全其貞者范武威也然棄學屏事以侍疾爲解卒成父志君子謂黎有子矣漢裴蕪長丹孫

晉武帝雖權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

晉武問曹志六代論

終而復古及太后喪亦如之故三代之後道喪禮廢能以天子之尊申至心於其所生一武帝而已矣於是詔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於是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於是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皆武帝時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於是見之

晉武帝嘗問曹志六代論是卿先王作耶魏陳思王植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尋撫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作以先王名高文

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向秀嘗爲莊子解義妙演奇致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家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郭象遂竊以爲己注乃自著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王隱爲著作郎撰晉史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朋黨交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家貧無資書遂不就按昔人謂立言乃

與立德立功。同爲不朽。然言固未易立也。楊雄草太玄。而人輕其書。自劉歆嚴尤皆疑之。惟桓譚以爲必傳。而楊子雲亦以爲後世有楊子雲然後知吾書。其後玄亦竟傳。書之傳。誠係其書。不在人也。陸機欲賦三都。睹左思賦而輟筆。夏侯湛已著魏書。見陳壽書而壞藁。誠吾之作。無以逾人。則舍巳而從之。斯文人之高致。何必掠人歸巳。而後以爲愉快耶。如曹冏必託人之名。以行其書。可謂之惑。郭象又竊人之書。以託其名。不可不謂之盜。至虞

羊祜非純臣

叔寧則又所謂盜憎主人不徒寧濟王氏之譏矣

羊祜執德清劭老而彌篤惜其平生無公方之操不著於君臣之義當魏晉之世志誠身全道濟功隆識不足而量有餘非純臣也方其拒曹爽之辟能卓然自遠於成敗利害之際夫何訾焉獨其為給事黃門事高貴鄉公乃不在親疎之列此徒以形事魏納忠司馬氏徵王經矣原繫中立樂廣保素王延之持平意在斯乎陳留王嗣位賜爵關內侯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時司馬昭相國遂

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杰掌機密視天下能富貴我者司馬氏也遑跡入朝傾心霸府何曾自魏司徒求爲晉宰相踵其故智耶武帝既受禪以佐命勲進爵封侯王沉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退讓不敢處其右祜國之大臣帝復且非昏主親與奸臣處顓顓保其名位壬佞晝過容頭過身此於國家奚賴焉及氐羌交充出鎮關中蓋任愷庾純圖之萬方屢迺濟焉祜方是荆襄客啟留充夫祜日夕不忘憂念者吳未平也且曰但恐平吳之後方

勞聖慮耳史誇其遠識。庸詎知吳始平而晉亂勞聖慮者乃復在於充之一。留故君子謂祜愼密若石慶淸醇若馮道惟致身之大義不明。立身之大節未著故於逆順去留。邪正趨舍。多有可議非純臣也

陳石堂謂羊祜在襄陽。不附中朝權貴謂賢於杜預予以為當祜時。中朝權貴帝所崇寵孰踰賈充姦邪憸佞兇逆黷醜就若。賈充氐羌反任愷等因事為功請充出鎮關中。綏靖西夏蓋名雖寄重實遠

羊祜傳有晉相侃者

之天下且以爲隼下高墉鼠雖大社矣舉朝動色以爲太平有漸而祐帝之信臣獨客啟自襄陽請留充充留而夕陽亭一語南風入宮弑太后殺太子五王迭起五胡叡攫懷愍北轅瑯琊南航而晉事不可復支矣頑結洛中貴要不過飾遺蓋執德不恒異以詭遇免禍叔子何爲耶

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陶侃傳有善相者

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决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乎公字愈明夫青烏家言者未定然也至談禍福則易以搖矣人情誠不圖爲帝王孰甘心以其鬼爲若敖氏乎而叔子寧以此易彼非朗乎有純臣之操者耶夫人臣之貴極於爲公至於不可言。則非分矣侃廼以針决指理亮所包藏寔典午氏何地原士行之忠必亡爾也豈史氏喜采雜異輕信讖妄并其飛冲之夢皆誣云夏正夫政監曰

按蘇峻之亂溫嶠邀侃赴難侃感嶠言戎服登舟子瞻喪至不臨晝夜兼行以此而觀則初以不與顧命爲恨屢說不回之事可疑也峻平乃奏湘州刺史卞惇擁衆不赴又不給軍糧請付廷尉以此而觀則嶠軍之食求米怒欲西歸之事可疑也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以此而觀則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窬之志又可疑也晉史可疑如此或以庾亮自羞策繆又不分詘服士行士行既後嗣零落而庾氏兄弟世秉朝權疑

羊祜取弟子伊爲子

史氏因而加誣也此說據史氏所書就證史氏之誣可謂得實而宋陳忠肅亦謂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及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爲之

義存繼絕禮著爲後人子之不得已也與爲人後者瞿固之所不入也雖然聖人譬制天地爰設其可康乎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及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樂駁其議於是下

詔從之。夫伊尹之出後也，父不經命。及伯父之生而存，辭之可也。伊也辭之於伯父之生而存，則祜及請之於帝而許焉。君之命，父之命也，奚為其不可也。今也伯父之生而存則不辭，伯父之死而後辭，是斯死而棄亡，如之何其可也。晉鄭后為瑯琊王夫人，生簡文帝。咸和元年薨。簡文時為瑯琊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臣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明穆皇后不奪其志。隋柳慶出後第四叔，叔亡

遭父憂議者不許為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以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以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夫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期傳曰何以朞不貳斬也曰不貳斬盡矣禮事生存死亡一也曰所後父母死得以越禮申哀於所生非也必也心喪三年服喪以朞有官者解官其可也

郭景純葬書考

世傳郭景純葬書二十篇宋儒蔡元定以十二篇後入增加繆妄去之而存其八篇余攷之并八篇皆

虛也按璞傳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詞賦為中興
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河東
精於卜筮璞從之公授以青囊中書九卷遂洞五
行天文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
讀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
嘆云云所叙景純筮驗神中凡十數事都不及葬
也至言璞以毋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
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
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又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

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此兩事要皆以上筮先知徵驗非其葬地為人禍福也信能為人去禍取福不首其先壟而營之南岡頭雙栢樹下之禮巳知於數十年之前至於銜刀設醱遑遑幽穢之間而忘知不免困巳窮矣孰與神通變化斡旋於一抔之土乎據傳稱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

篇上韻一篇。注什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璞書悉是矣。無世所傳葬書。靑囊書亦止給上。並非葬書也。史贊景純沈研鳥冊。洞眡龜枚。匪寧國衅。坐致身灾。綜其實矣。

荀晞志殺其弟

晉苟晞以撫軍將軍都督靑兗諸軍事。奉養其從母甚謹。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固欲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

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茍道將也。晉史稱其仗法。余謂不然。晞蓋借一弟以立威名。殺弟者晞志也。不然。晞已知弟之非材。而法之不可以私貸。胡爲乎遽屈而從其請乎。仗法以殺之。孰與夫抗法以拒之於初之爲得也。且王法不可以私貸。而王事獨可以濫使乎。既以情用之。輒以法殺之。是其用之之始。已有殺之之意。是殺弟者固茍道將。非兖州刺史也

晞後移青州。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盖其酷

烈天性然矣

西晉末詔以中原喪亂室家離析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從之及大興二年庾蔚之又曰二親爲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令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亂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預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告之後尋覓無蹤便

宜制服則其說益詳然愚以人子不幸而值是變大氏可婚不可宦有父不得事而事君叨其榮祿則哀素之情變矣夫江湖乘鴈林麓把木無預於損益之數一士不宦未關於政也謝尚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私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人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至於天屬生離父子乖絕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求進冒榮苟

張裴立闇主虐后之朝

進之僞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耶得其誼矣

張茂先裴逸民立闇主虐后之朝國儲微弱諸王方剛而周旋其間欲展誠竭節無可爲者惟方弑太后兩人宜以死生諍既不能死及廢太子兩人宜以去就諍復不能去則刃在其頸尚何道哉

周伯仁之於王導也致堂胡氏曰當茂弘懇懇之時

屈仁伯之於王導

顗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親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亦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於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淸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予按致堂所以教伯仁處良善然當是時導爲反者族天子方蓄疑於鼎革顗二意於救導則已救之則不得不午其跡不然且以爲求而應之是徒益天子之疑而無救於導也要之顗救人於危疑之中故其術

益深導望人於迫切之際故其怨特至此導之所以生而顛之所以殺然則導矣漢辟陽侯呂太后倖臣也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朱建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閎孺說之帝果出辟陽侯始辟陽侯以君爲倍已大怒既出迺大驚伯仁之救茂弘也其術亦平原之救辟陽也

世說載王敦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荆州含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在江州聞應當來密具船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梁劉孝標注以為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鄭寄賣友見譏況販兄弟舒非矣唐魏徵作晉書同符斯評不謂兩人共出此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衛且猶不可況天下一晉江州荆州豈無君之國含應父子共欵存日相扶王敦作何許事敦敗而猶冀相存不南走

燧。北走胡。翻身見投。當共舉事耶。余謂彬具舟船。將誘而致之上。既不能得。委宜深根舒之遣軍。正拒其來。含應自沈。不全王誅。則彬罪也。鄭寄大計責友。何云見譏。周公大誼滅親。當相取正。劉魏謬評。為亂臣賊子樹黨。詭於春秋之旨也

王式虧損世教

晉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喪終服。記議還前夫。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

何燕泉云。式父終。式繼母嘗為式父服三年矣。服

三年之中。則猶式父妻也。不得爲式母乎。三年之後。還前夫家。則是其自還也。式何爲稱出母乎。必如式言。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是實式之所以事母者。必不若其母前夫之繼子矣。婦更二夫。前夫義已絕。而前夫之子。以合葬其父。非禮也。式之罪。則不害非禮而已。王顧逞曰。服三年之中。則猶式父妻也。猶式父妻也者。則爲式母也。及三年之後。還前夫家而死。遂合葬於前夫。則與式父已義絕矣。是猶得爲式母乎。以出母服之。式之處當矣。何

公之論非也。式事二公之論不同。王浚川慎言。或
問繼母持父服終。去隨親子。比之繼母嫁何如。曰
嫁則義絕。去就親子。亦人情也。况持父服既終。於
夫無絕道。其繼子安得以絕待之乎。曰何以服。曰
生子以嫁母朞。繼子以如母三年可也。曰何以葬。
曰先夫義絕。亦不得同也。反而祔於後夫禮也。親
子必欲配父。是干禮犯義。自汙其親者也。按此即
何說。廼定論也。式父終。式繼母前夫之繼子非親
子也。式母何以求去。不安。式也。式父何以許。知式

之不能安其繼母也式父終而式之繼母已爲其父服喪三年而不安於式無所歸不得已復歸其前夫之繼子死而又無所歸前夫之繼子不得已而祔葬其父爲式繼母者亦可哀而爲式繼母前夫之繼子者反能踰禮飾情以致隆於其已嫁之母爲式者亦可以耻矣夫式之繼母非見絕其父而式自絕其母然將擬之出母則父未嘗出擬之繼母嫁則母實未嫁降而從期式也天地之罪人也又何誅乎御史中丞于壺之奏曰如式父有命

須顯七出之責當存將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如式父臨困謬令使去留自由者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天生事奉終非為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去守節非為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歿之後夫之既歿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歿無所託葬寄命於他人之門埋葬於無名之塚繼母如母聖

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如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亡孝敬之實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虢奏詔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當時國論則有定矣

後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述陳宣帝㧞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論曰乞墦閒之祭而飽者伐其飽而藏其乞也苟知其飽之自乞也雖其妻妾且相泣於中庭而訕矣妻妾其至

晒也而訕者蔗耻存焉故也狗偷之子而語人曰吾父之裘獨有尾乎非不愛其父而父獨不得掩之其子凡懿昭之所以狐媚鼠竊而取魏之天下非將以遺其子若孫耶而其子孫聞之且將有不勝其媿恨者掩面之舉果誰使之然耶夫爲人祖父遺子孫以天下之大帝王之貴而不足以弭其譏爲人子孫藉祖父以天下之大帝王之貴而且不足以盖其辱則是天理之果在於人心而不容以親掩不可以利沒也

蘇峻之平以溫嶠

蘇峻之亂也庾亮於白石祠祈福許賽以牛及峻平而牛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苻堅之入寇也會稽王道子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若有力焉此晉史妄也祈亡上聽於神人事不脩而亟而求者神可誣乎有不能脩德而恤祀則海嶽効靈百神受職大欲假以鼓蓑夫虛名侈號足以羈仰祿之上帝可以保神也如此則靖亂弭寇皆一夫邀福於冥漠之所為運籌之相髮旗之將其功沒而已蘇峻之平也以溫嶠之激

王懷祖受職不爲虛讓

列誓師未聞庾亮也若亮則專愎而激亂耳符堅之敗也以謝安之從容遣將未聞道子也若道子則荒湛而召寇耳酈道元謂謝玄北禦符堅祈八公山及置陣淝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皆爲人狀非八公之靈有助蓋符氏將亡之感也兒又超矣

王懷祖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有辭必於不受其遷散騎常侍子坦之以爲故事應讓懷祖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懷祖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按受爵不

桓溫欲移鍾虡

譲而詩人以爲刺。譲可已耶。雖然譲也者禮之實也。非僞而爲之也。如以爲故事而爲之也。以爲美名而爲之也。則亦異乎虞廷之所爲濟濟矣。假祖之見本。之個質。蓋亦以矯世之虛僞焉。此義行。則殷浩輩退以爲進辭以爲受者亦可以少沮矣

桓溫欲移洛陽鍾虡。王坦之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當漸平區宇。旋轉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不能奪也。蓋正義凜然有以深折其氣矣。及簡文帝臨崩。詔溫居攝。王坦之持

詔命入於帝前毀之事遂不行。坦之懷祖子也。又王忱臨荊州。溫子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材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轝徑入。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忱亦不留。忱又坦之子。王氏二世處桓氏父子間。正色如此

桓溫將廢西海公

史稱桓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慴。溫亦色動。莫知所爲。王彪之既知溫不臣跡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

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廷未有議其故典者彪之神采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按此一段深可恠强臣廢主立主志在奪國爲之漸耳以漢之衰董卓之兇虐而盧植抗其正論蓋勲詆爲小醜袁紹何人復能横刀長揖懸節徑出示不同逆雖未摧兇心而卒各伸其志桓温造謀廢主襲跡元兇樹威逼朝規移西祚彪之爲國大臣不能正色彊諫守之以死且傅會爲之此亦關何禮度儀制何先代可循何故

典可率而絕於曠代定於須臾朝服毅然曾無懼容斯則勇於偪上恬於黨逆世之鄙夫小人類優為之古之大臣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決大疑定大策鋤大奸排大難跡豈同此且夫臣廢其君下干其上天地大變朝野同恇而溫之色動猶有良心彪之神采更無作色彪之既諫溫以伊霍溫復荅彪之以元凱同惡相濟數有宜然而史之深譏斷其溢美昇乎所聞矣

桓沖傳初沖之西鎮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

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既而苻堅盡國內侵沖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固不聽將與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則謂不足以爲輕重廣召佐吏對之嘆曰謝安石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未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慙耻發病而卒桉桓沖于之忠也此其心豈復有已哉夫以其謀事之不

逮於人。與功之不出於己。而耻也者。此出於私己之忮心。而非忠臣殉國之弘慮也。幼子之言遂不驗。此非國之福與。且以爲耻之死而其心爲假。晉亡。冲喜而生乎。夫人死生有時。豈必慙耻死也。史亦近誣乎幼子矣。桓温耻襄邑之敗。而與謀於廢立。温固盛威名以自封也。如史之言。然則幼子元子。是亦魯衛之政而已矣。或曰何以證史之誣乎。曰冲平居避賢以遠勢。而不復以身遠闕廷爲念。緩急則勤王以務本。而不復以互守境土爲辭。大

能忘其身以殉國者邪也故夫莘國之敗而區區以自信其言者必非幼子也

謝安命駕圍棋

謝安之相晉也秦兵逼淮水矣安命駕圍棋夷然無懼色及堅之敗也兒子馳驛書報至安又攝書圍棋了無喜色安豈國之成敗而繫勝負於一枰耶曰國之大事安危以之喜懼情也詎能免此安特不色焉耳心固以爲秦晉之不敵猶郊拒楚也苻堅擁百萬貔虎咆哮而來將以氣吞江左當是時晉之所托而恃存者惟安彼其宣測天時明察人

安石量以衆其示

事。以爲果無足秦虞也而小國當銳師務于御驕士。兵憜其氣則戰必衰人生其心則變必作。故特示之整以外降敵氣與之暇以內鎮物情。斯其算耳。夫此一棋也。當局者昏而傍觀者瞭。非以傍觀者立乎勝負之外而無以異其耶。安蓋以棋當局而以國傍觀。故其區畫精其措撝當臨大變而不攝履成功而不居也

謝安石晏游命駕而却苻堅之師。從容就席而撤桓温之兵。安石之量以濟其謀者大也。郭子儀免冑

安石所以待敵者暇

以見。而回紇推其夫人翕騎以往而魚朝恩服其長者子儀之誠以運其材者遠。曾君子曰。不懼則虎亦畏焉不疑則[illegible][illegible]亦狎焉。居己以安。而後可以制天下之危待物以信而後可以通天下之閒夫何之而不危也孰夷狄小人之有

謝安傳苻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安夷然無懼色。苻堅傳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少乎。撫然始有懼色以

勢言秦壓晉猶燎毛以炀也然懼乃在秦而不在晉蓋不待陣而勝負之形已决於此矣夫非安石所以待堅者豫耶或者曰是役也使陣後無朱序之呼八公山草木不見怪則安發乃藏諸斯著操論而不察事者夫空弦可以落鳥驚其懼也懸弓可以爲蛇聲其疑也我壯其氣敵懾其魄耳目亂矣故陣後之虛聲可奪而目前之見影皆疑也不然雖有朱序呼使八公山草木皆化作晉兵秦兵敢耶苻堅遽恐耶

王羲之非無竟當世

王羲之嘗與謝安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以夏禹胼胝文王旰食之事規焉謝萬為豫州刺史羲之與桓溫箋謂是違材易務且貽書戒萬曰願食不二味居不重席與士之昆下者同又曰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詳味羲之此語所以規戒二謝知其非忘意當世者其正色匡時危言格物蓋卞望之傅休奕之流使其會時行志則陶士行之忠勤祖士稚之壯烈當不足過雅性高潔不能屈抑於世以售其才故誓墓之志益堅

臨池之藝徒表惜哉

殷浩傳浩父羨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史稱其資性介立是不然人亦皆爲有情受人之書而不爲致之以爲介可乎則如毋受之而已矣按庾翼傳羨先爲長沙在郡貪殘翼時代兄亮鎮武昌兄冰與翼書以羨屬之云云 大昔時長沙今日豫章旣曰貪殘豈徵介立人我一也使庾冰書一付之浮沉洪喬當自

不願矣

苻堅得王猛。擬先主之得孔明。以余觀焉。孔明龍臥南陽。且不肯區區爲吳魏起。而況羌狄耶。雖先主帝室之胄。猶必三顧而後出。而猛起徒以呂婆樓一呼。斯亦過不自重矣。且孔明志殲漢賊。以弘王業。隆中數語。一時先資之言。纚纚洋洋。萬世之下。猶可想對。而猛之所與堅謀者。何史稱其一見便若生平。語及興廢大事。異符同契。是則堅實懷公子光之心。新猶以行大事。而猛實從臾以成之。

符生之變又不特與鬪乎故而已也出虞大致夷夏大防君臣大分猶有舛如此迺欲以擬孔明不亦猶蛣蜣之比神龍乎若夫以衆望誅苻法而不能救也以辱已諸樊世而殺之史謂其睚眦之讐必報與夫開誠布公者又遠矣

蝗盡幽州之境

蝗盡幽州之境廣袤千里遣使者發幽冀青并之民討之三時而不能滅使者爲之下獄可謂蕃熾極矣然蝗終不越幽州又不食麻荳至於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其禾麥之地上田畝收七十石

下者三十石。自隆古以來。未有災患若此之極。設獲若此之穫也。至於一畝倍十餘畝之收。一歲兼十數歲之積。可謂罔誣矣。人主好大喜功。耻聞災異。群下化之。恣其罔欺。苟以蕩上心。豈復顧民窮嚴天憲乎。此秦人大舉入寇先一年事也。亡徵著矣。司馬公豈妄言者。書之于冊。貽笑千古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三